

精神文明的花朵

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
武汉大学中文系

湖北人民出版社

I253/37

精神文明的花朵

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
武汉大学中文系

 湖北人民出版社

精神文明的花朵

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

武汉大学中文系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武汉市江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130,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400

统一书号：3106·647 定价：0.41元

目 录

她心中只有祖国·····	吕 佳 周道纯 (1)
争气篇·····	王华基 (5)
心萦中华·····	王学孝 (8)
胸装十亿人 见利不动心 ·····	薛备国 毕玉恒 辛光琪 (12)
爱国拥军模范·····	朱五妞 (14)
比金子还亮的心·····	侯普兰 (22)
点燃理想的火炬·····	梁永煜 (25)
生活的风帆从这里扬起·····	卢志高 (29)
打蛋状元·····	王 春 (32)
立功标兵·····	戴少华 (35)
每事想着国家·····	吴武元 (38)
无息贷款·····	宋润波 (40)
工人阶级的本色·····	何婉言 (41)
侨乡好医生·····	刘 琳 (43)
利诱面前不动心·····	曹 钦 (45)
同志,感谢您! ·····	李 仁 (47)

真挚的爱.....峰 岩 (50)
把光明带到盲人心间.....林伯梁 王福臣 (52)
三姐妹接力抚孤老.....董晓平 王正茂 张玉春 (54)
文明之家.....陈必吾 陈立权 (56)
认母.....韩 靖 (58)

深情.....胡勋璧 (61)
留学生和农村姑娘.....蔡善武 (65)
我的丈夫.....李来梓 徐邦泰 肖高良 (68)
爱真情挚.....卢志高 (71)
一个女技术员的婚事.....易延福 (74)
当父母不同意的时候.....魏芳英 (76)

从心中飞出的歌.....熊学武 肖 舟 (78)
别致的婚礼.....葛忠武 (82)
从自己做起.....贺修俊 刘镇源 (85)
团委书记带头从简办婚事.....杜 安 云 骏 (88)
不要彩礼的姑娘.....丁 彤 (89)
世界冠军的婚姻.....张保民 (91)
富新郎俭朴办婚事.....叶世昭 徐龙昌 (93)
猜不中的婚期.....曹兴和 徐中海 (95)

久病床前有贤媳.....张忠娟 江中联 (97)
妈妈.....谢启祥 张承工 (100)
妯娌仨.....白松林 王文阁 (103)
这样一个“后娘”.....彭小菲 罗大芬 (105)

她和公婆·····	刘恩祥(108)
“特殊”家庭·····	解广学 赵德珊 赵洪贵 王焕灿(110)
奋不顾身·····	刘宗明(114)
危急时刻·····	董树才 邓一民 宋文玉(116)
水狂情迫救群众·····	先 凯 向 泽(119)
静夜枪声·····	杨运榜(122)
敢管敢斗的人民卫士·····	黄天才(124)
用生命维持好秩序·····	程良水 魏 峰(126)
舍生忘死·····	冀 闻(131)
三擒金银走私犯·····	闵有生 林元宝(133)
富裕不忘党恩情·····	杨煜基(135)
“文成公主”·····	卢希纯 刘人蓬 秦杰民(137)
收入高风格更高·····	李泮林 史万春(139)
“物质”“精神”齐发扬·····	宋启明 李增天(142)
一个农民的深刻变化·····	冯 峰 谢石言(146)
人民的售票员·····	吕宝康(148)
“争气”服务员·····	范高声(150)
修脚能手·····	韩国英(152)
勤勤恳恳的女殡葬工·····	孙 静 吴元英(154)
热心为群众服务·····	李英书(156)
她待患者胜亲人·····	阎克家 司祥春(159)

扎根农村的“贴心护士”	方 向(162)
高尚的情操	刘明清 张国清(164)
献血表深情	葛申申(166)
第二次生命	汤福金 孙再平(168)
深切的爱	韩树亭(170)
夜半献血救恩师	黄 逸(175)
人民教师慈母心	张志明(176)
“马路天使”	曾照祥 杨成锋(178)
宁愿一人脏 换来千家净	彭春兰(180)
并蒂莲花	陈 奇 刘天江(186)
失物归原主	夏金明(188)
宁让冰棍化了	徐 刚(189)
卖茶姑娘不贪财	李永正(191)

编 后

她心中只有祖国

吕 佳 周道纯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西德亚琛工业大学高频研究所，通过了一篇与热核聚变的等离子加热有密切关系的博士学位论文《回旋管最优性能的研究》的答辩。在这个领域里产生这样的论文，在西德还是第一次。论文的作者，也就是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正是中国留学生韦钰。

外国人是从我身上看中国的

韦钰先后接触过五门外语，其中英语、俄语基础较好，德语仅是自学。三年前，出国进修考试，组织上希望她考德语。这对韦钰来说是一个困难，但是她敢于迎着困难上，决心把德语拿到手，于是起早贪晚，勤奋学习，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国家考试，被安排到西德亚琛工业大学高频研究所进修。

同批出国人员中，韦钰的德语属中下水平，可是几个月以后，她却能对答如流，还能为中国出国考察团担任翻译，不少外国朋友对此表示惊讶。为了攻下语言关，韦钰的确花了一番心血。听课前，她先看教科书，把其中不懂的单词记熟；做实验，她尽量和工作人员多交谈；晚上，为了找说话的机会，她为同宿舍的外国女大学生烧中国菜；夜深了，还

独自通过电视提高听力。韦钰之所以这般刻苦，是因为有一种坚强的思想在支配着她。她说：“外国人总是具体地从一个人中国身上来衡量中国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和妇女解放等等，我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行让人家对中国失望。”难怪高频研究所杜林教授向人们介绍韦钰时，总是说：“韦女士是从中国来的，中国是个大国。”

为了祖国下定决心争荣誉

杜林教授是西德电子学界的老前辈，他想掂掂这个中国学生的实际水平，让她推导《大讯号导纳图》，并声言前面已有两个学者没有做出结果。韦钰拿到题目，发现用通常的座标体系不易推出结果，想起当研究生时学过的另一种座标。找到关键，一个月以后，就交出了答卷。杜林教授满意地对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说：“韦钰是我最好的合作者，象韦钰这样的人来，我们永远欢迎。”

从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起，杜林教授建议韦钰攻读博士学位，并表示他将和数据处理研究所所长泰费尔教授联名推荐韦钰取得洪堡奖学金，为她创造较好的学习条件。韦钰却迟迟不表态。是基础不行吗？在南京工学院学习期间，她二十七门功课，门门优秀，一九六四年，在陆钟祚教授指导下，她的研究生毕业设计行波管在高教部科研展览会上展出了，毕业论文《行波管的大讯号研究》经权威人士评定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体质不行吗？在大学期间，她是一级体操运动员。是她不想攻读吗？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电子器件方面还没有一个博士，她认为国家原是让自己进修补缺来的，攻读博士学位应由国家决定。后来组织上写信给她，指出：

“这不是你个人的事，为了国家，你要去争这个荣誉。”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特别是头八个月，她没日没夜地计算、推导、验证，常常是第一天忙到深夜，休息几小时，第二天一早又再坐到电子计算机前，把前一天的推导再验证一遍，唯恐一个符号差错使前功尽弃。在这期间，她顾不上给亲人写一封家信；鼻子大量出血，吃几颗六神丸就算了。就这样，她一直坚持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她的这项研究成果，把应用于热核聚变的等离子加热的回旋管从微波段推向毫米波段，达到国际尖端水平。

勇 辟 科 研 新 领 域

韦钰荣获博士学位以后，《亚琛日报》发表了消息和照片，大学授予她证书和奖牌，西德国家无线电杂志摘要刊载了她的论文，第五届、第六届《红外和毫米波国际会议》宣读了她和杜林联合发表的论文，各国电子学界微波管方面的知名学者纷纷向她发出邀请……各种荣誉接踵而来。韦钰在西德还有半年时间，满可以到各国去开开眼界，可是她连去年下半年在美国召开的学术会议都没去参加，论文是由杜林教授去宣读的。她要争取时间，为祖国，带一门新兴科学——医疗生物电子学微波断层成象的研究课题回去。最后半年，她是在另一个研究所里紧张地度过的。

一九八一年年底，韦钰风尘仆仆，回到北京。她顾不得休息，先到有关研究所转了一圈，急于了解国内这方面的科研进展情况，以便更有效地引进国外新技术。今年一月五日，她回到南京工学院，一下飞机，听说她用奖学金节余部分一万二千马克买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和附件运到了，她马上

拆包检查，同时带回的二百公斤研究资料也一一过目。在韦钰的心目中，这些比什么都珍贵，唯恐有所损坏，影响以后的科研进度。

有人提醒她，该去上海看看心爱的儿子了，韦钰摇摇头。这一阵子，她忙于汇报工作，和研究所的同志一起安排科研计划，商量招生事宜等等。德国朋友一直不理解：韦女士在回旋管方面继续研究下去，无疑会做出更大成绩，为什么却忙于开辟新领域？对此，她认为，生物电子学微波断层成象在医疗诊断、金属探伤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途，可以更好地造福十亿人民，而我国在这方面基本上处于空白，十分需要这门新兴科学的发展，至于她个人能不能出成绩，应是次要的。

争 气 篇

王 华 基

在记者面前，摆着一本不寻常的日记。这是记者访问最近从英国进修回来的钟南山时看到的。它记录了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如何为祖国的四化大业而奋斗不息。

一九八〇年一月，在寒冷多雾的伦敦。赴英已两个多月的钟南山，终于盼到了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皇家医院的来信。信是该院呼吸系主任弗兰里教授写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按英国的法律，中国的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你来我这里，不能单独担任为病人治病的工作，只能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参加查房和参观实验。鉴于这种情况，你只能在我这里八个月。超过八个月，对你没好处，对我也没好处。……”

钟南山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广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副主任。他在一九六〇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一九七九年十月，他以较好的考试成绩获得赴英进修的机会，原准备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皇家医院学习两年，但来信给了他当头一盆冷水。

他第一次见到弗兰里教授时，弗兰里第一句话便问：“你想来这里干什么？”钟南山简单地谈了一下。弗兰里说：

“你先去看看我的实验室，参加一下查房，一个月后再考虑你该做些什么。”

当晚，钟南山夜不能寐，浮想联翩。他激愤地在日记中

写道：“振作起来，争口气回去见‘江南父老’。”

冷遇，不仅没有使钟南山消沉，反而更激发起他的拚搏精神。

实验室里有许多新仪器，钟南山以前是没见过的。他决心摸透这些仪器，闯过这一关。有一台血液气体平衡仪，由于测量时不够准确，已有大半年未被使用了。钟南山从自己身上先后抽了六百毫升血，做了近三十次试验，终于把这台仪器校正好。这一来，使得原来一些冷眼旁观的人，对他比较亲热了。

在研究“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这个课题的时候，钟南山为了取得第一手数据，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连续吸入一氧化碳，并连续抽血测定其浓度。当一氧化碳浓度达到百分之十五时，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长担心地问他：“感觉怎么样，停止吧？”钟南山要求继续吸入，直至血中一氧化碳达到百分之二十二，取得较满意的效果才停止。一天，弗兰里来到实验室，得知这个实验的结果，激动地一把抱住钟南山，说：“谢谢你证实了我多年的一个设想，并祝贺你有新的发现。”后来，这项成果被推荐在全英医学研究学会的年会上宣读，受到高度评价，已被英国医学权威杂志《临床科学》接受采用，准备全文发表。

去年夏天，在剑桥大学一所学院的礼堂里，钟南山从容地走上全英麻醉学会学术会议的讲台，以流利的英语宣读一篇论文，全场哄动。有人说：“妙极了！”有人却提出异议。这篇论文，是钟南山与皇家医院呼吸衰竭监护中心主任德鲁曼合作研究的成果。关于氧疗对人工呼吸的影响，他们的观点，与牛津大学医学院附属里德克里夫医院一位著名教授的观点针锋相对。争论中，英国麻醉学权威勒恩站起来

说：“最近我们曾做过类似的实验，与钟医生的结论是一样的。”会后，勒恩邀请钟南山到他主持的研究中心工作。牛津大学医学院那位教授的三位助手，也对钟南山说：“我们接受你们得出的结论。”

争气，就要努力做一个强者。钟南山正是这样赢得了荣誉，也赢得了友谊。四个月後，弗兰里对钟南山说：“我希望你在这里工作越长越好。”后来钟南山转去伦敦大学圣·巴弗勒姆医学院继续进修。皇家医院呼吸系一位副主任表示挽留他，提出以一年八千英镑的高薪聘请。钟南山婉言谢绝。

一九八一年六月，弗兰里写了一封信给我国驻英大使馆。信中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来未遇见过一个学者，象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的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钟南山看弗兰里的第一封信时，没流过一滴眼泪，但这封信却使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钟南山就要告别伦敦回国了。在英两年又一个月时间，他与其他人合作，共取得了六项科研成果，有四篇论文在有关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还应邀在十六个单位作了讲演。伦敦大学医学院和墨西哥国际变态反应及边缘科协分别授予他“荣誉学者”称号。钟南山回国后几天，便收到了弗兰里教授的来信，信中写道：“我再说一遍，我多么希望你再来一下我们这里。中国是个美好的国家，我很希望去一下中国。”

访问结束时，钟南山对记者说：“在医学上，英国的仪器设备、诊断方法是比较先进的。但在临床经验、手术方面，我们并不比英国差。我们中国人并不笨……对四化，我充满信心。”

心 萦 中 华

王 学 孝

南开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定光桂获得瑞典王国数学博士，于不久前胜利归来。

定光桂是一位年轻数学家，是从事泛函分析研究的。泛函分析是数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新兴分支。他于一九七九年九月，由我国著名数学家吴大任、关肇直等推荐，被国家派往瑞典王国皇家科学院米泰格来弗勒数学研究所进修。瑞典是大科学家诺贝尔的故乡。一般考取瑞典的数学博士至少需要学习六年，而定光桂只用两年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泛函分析的若干问题》，共八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数学界纷纷求索而未能解决的，定光桂通过大量的艰苦的研究，得出一个很好的结果，给研究这个问题打开了一个缺口。因而，定光桂的论文一传出，美、欧几个国家的名牌大学，纷纷邀请他去讲学。

定光桂在瑞典学习期间，他虽然人去异国万里，心却紧贴慈母，遥望北京。他在给友人的诗中写道：

身在异国心在汉，遥望东方向北京。

胸怀祖国刻苦学，争当四化一尖兵。

定光桂的两个姐姐，分别于一九四六和四八年随丈夫

去台湾和东南亚，两个姐姐的丈夫均为国民党军官。三十多年，音讯杳无。一九七八年定光桂父亲病重时，让在大陆的定光桂兄妹写信与在缅甸的二姐联系，但查无此人，信被退回来了。定光桂出国不久，早已移居美国旧金山的二姐，通过我国政府部门，寻找到了在祖国大陆的亲人。报告喜讯的家书还未飞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自美国旧金山的电波已经传到，姐弟俩通话了。“姐姐”，“弟弟”，天涯相隔三十多年，如今，这是多么亲切、美好的呼唤！

过了不久，二姐从旧金山给定光桂一封信，里边夹着一张移民申请表和移民条例。她写道：在此附上移民局申请表一份，希望填好后寄回给我们。因为美国国会决定美国公民申请兄弟姊妹移民案，到一九八〇年底为止，以后不再接收。所以，不管你将来是否想移居美国，现在先把申请表送进去再说，反正也需要排上一段时间。这是最后的机会！

定光桂回信婉言谢绝，并把移民申请表退回了。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今天收到在美国的姐姐的来信一封，并附了一份“移民表”。我已将寄来的表退回。我不准备留什么“后手”，因此没有填表。我在此时常想，为什么新中国刚建立时，象钱学森、钱三强，以至校内的何炳林、何国柱等在国外已经负有盛名的科学家，毅然舍弃了他们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良好的科研环境，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与人民一道艰苦奋斗？而今天，却有少数人在千方百计想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养育自己的人民。就在我出国前，曾有人对我也好心相劝，我当时曾婉转地表示，没有一个孩子因为自己妈妈穷或丑而要跟别人去做儿女的。到了国外，

使我更加怀念、热爱自己的祖国、人民，虽然她没有完全摆脱贫穷，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我有时甚至想，那些执意离开祖国的人将来是一定会后悔的，因为物质的丰裕决不会填满精神的空虚。在异国他乡，永远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二等公民”呵！

定光桂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从思想感情上讲，离开四十年养育和培养我的祖国、人民、领导、师长，以及长期结交下的朋友、同志，我从内心说是不愿意的。至于说十年动乱的历史悲剧，那是决不会重演的！因而，我也不想留“后手”。虽然我是一个少数民族（回族），从民族史中可知，祖辈生长落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七百多年了，比美国建国还早五百年。因此，在祖国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我也是以其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从解放后的三十多年来回顾，我也深感自己的确是自己祖国的主人，一样因祖国的每样成就而欢乐，也一样因祖国受蹂躏而感到侮辱和痛苦……。我愿意与祖国、人民，生死荣辱在一起，生在这块土地上，死也在这块土地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今年夏天，定光桂应美国几所著名大学的邀请，从瑞典赴美讲学，在旧金山与二姐全家团聚了，此时大姐刚好从台湾赴美看望二妹，姐弟仨在异国团聚了。三十多年骨肉分离，今日他国相逢，个个泪如泉涌。……

两位姐姐和外甥、外甥女们，对他这个小弟弟和舅舅，进行多方劝说和动员。他那几个外甥跟他说：“舅舅，我们家人都没出息，就你行，留下吧，为咱家争争脸。”姐姐一想到“文革”期间，国家被林彪、“四人帮”搞得乌烟瘴气，